

上善若水

撰文\夏祖焯

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」——老子，《道德經》

沿著紅樹林向南行，穿越竹圍就看到關渡大橋。紅色的拱橋跨越平靜的淡水河，在那裡默默度過了近四十年的歲月。數年前我曾寫信給政府當局，建議將那座外形優美的拱橋重漆一道，因為下一站淡水是全臺灣最重要的觀光城鎮，外國及本國觀光客絡繹不絕。很快收到回信表明預算已備妥，隔年就發包漆成鮮豔的紅色。

由關渡大橋向北行，就是著名的紅樹林(mangrove)，那是因為樹中大量單寧在空氣中氧化，附著的枝幹呈紅褐色，故得名。然而看來卻是盎然一片綠色。紅樹林台語稱水筆仔，它是生長在淡水的河流入鹽水海口處。漲潮時，含鹽分的海水漫過紅樹林的枝幹，莖葉浸在水中，像是一片長在水面上的叢林。河水帶來有機物提供了養分，構成複雜的食物網，當然也引來多種鳥類，我看到雪白的小白鷺、夜鷺，細長雙腿的高蹺鵝，還有一種白羽黑頭的鷺類，說是由埃及引進到動物園，逃逸後繁殖率強，造成生態平衡問題，主管當局進行獵槍滅殺，至今仍在進行。我遷入紅樹林地區後，有時去生態館附近的生態小徑遊蕩，那是建築在水面上的彎曲木棧

步道，周圍被紅樹林環繞，間雜著紫色小璇花、淺紅朱槿、黃蒲公英、白茉莉、紅九重葛……初春細細的陽光灑在深綠樹叢及水面棧道上，微風輕拂飄悠沙沙葉聲，那種景象及感覺你可想而知了。

一生與水為伍的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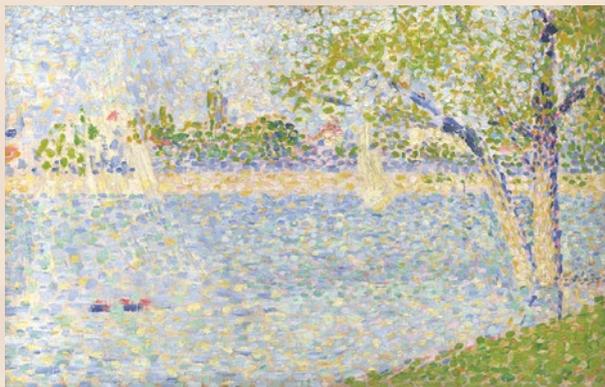
童年時暑假每天去螢橋附近的新店溪游水嬉玩，那是淡水河的上游。多少年過去了，如今又住進下游距出海口不遠的大廈頂層，所以和這條河恆是有緣。由客廳窗戶望出，隔河遠眺對岸觀音山，近瞰整片勾彎紅樹林，還有西方正在興建中的淡江大橋。是一座單塔不對稱的斜拉橋(cable-stayed bridge)，橋形優美壯觀。淡江大橋在四十二年前就已提出興設計畫，一直無進展，直到近七年前才動工。但是有環保的抗議，恐怕橋身會擋住著名的淡水夕照。我記得伊和我還曾向抗議的人士解釋：舊金山的金門大橋與淡江大橋相同，也是建在向西的出海口，不但沒有夕照被遮掩的問題，反而令觀者驚歎大橋落日的美麗壯觀。

由淡江大橋，又追憶到三年前去世的成功大學黃煌輝校長。他是波浪力學專家，被當局詢及波浪對淡江大橋的影響。他的名字都是火，卻一生與水為伍。

我入成大教授日本及歐美文學與文化並不是他聘請，但研究室被配置到工學院的水利及海洋工程系。這個系成立於民國44年，是我國的第一個水利工程系，後來改名為水利及海洋工程系。但竟有白先勇、夏烈（夏祖焯）、痞子蔡及舞鶴四位作家在這個系就讀或畢業——應該只是巧合吧。系館共有三座建築，再加上安南占地十一公頃的巨型水工試驗場——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及海洋試驗場之一。主大樓淺褐色的牆磚嵌著老子《道德經》中的金字：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」也就是最善良的人像水一樣，水善於滋潤萬物，但不爭先居功。這正反映了我國工程師的處世原則。有一個統計，臺灣至少有一百名水利工程或海洋工程教授出自成功大學。還有更多的校友在實地工程界。都是默默耕耘，不與萬物爭。所以報紙或電視上極少看到他們出風頭。

至柔至剛都是水

念大學時去過烏山頭水庫旅遊，水庫建於1930年的日本時期。其實三百年前18世紀的諸羅知縣（清朝的



縣長)周鍾瑄即已在「烏山頭坡」及嘉南大圳地區開建三十多條水利工程，啟動我們臺灣島的第一次農業革命。建造經費是向富商地主募款及清廷撥款補助。日人八田與一君後來建烏山頭水庫，是以統治者徵收臺灣農民稻穀而來，日本政府並未出錢。而建造的目的是增產糧食運回日本，不是為了島民或支那人。此時日本已是軍國主義國家有年，翌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占領東北。之後南進東南亞需要臺灣供給軍糧，以低於市價徵收島民稻米。但清朝周鍾瑄水利工程的增產糧食全部留在農民手上，還因此吸引更多的福建閩南人與廣東客家人來臺開墾，也就是現在大部分人的祖先。終於，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「玉音放送」後，這些增產的糧食開始由臺灣人控配。

建造烏山頭水庫的工人是島民，共死亡一百三十四人。日人是統治者，也有少數死於傳染病。八田與一的官邸至今保留，綠葉扶疏，端莊文肅的榻榻米居間與靜雅的日式庭院，小橋、石燈籠、靜水潭、踏腳石、耙紋的砂礫地，是我喜歡的冥想及沉思之地，因為小時我也住在這種日式屋院。

臺灣是海島，島中央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連綿聳立，河短流急，所以難留住水，缺水及淹水，是中南部常見的災害。烏山頭水庫取水率大約是那區域全部流量的25%，1967年政府開始在上方興建全國最大的曾文水庫，蓄水量接近烏山頭的八倍，如此可串流而下，供應烏山頭水庫所需。這些年，為應付經濟及人口增加之需，臺灣島已有近一百座水庫，絕大多數是現今數屆政府興建的。其中以曾文、翡翠、石門、德基為前四大水庫，分別建於民國五十至七十年代，烏山頭水庫蓄水量排第八，屬中型水庫。

烏山頭有一座八田君的雕像。然而這多少年臺灣水利工程師的辛勞及貢獻已遠遠超過八田君，我建議當局應在遊人多的大型水庫，建一座多名臺灣水利工程師的石雕群像，這樣才是公平及感恩。也不會令他們在辛苦多年後，有白忙一場的感覺。我一直認為長別人威風，減自己志氣，不是明智之舉。也深刻地感覺，沒有這些臺灣工程師，我們的經濟及生命財產安全一定不是今日。

老子留下人生智慧，莊子留下人生態度。老子說：「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。」也就是最弱是水，最硬的是石頭，但水滴石穿；再有，洪水來了，萬物不敵——至柔及至剛都是水。所以要低調做人，高調做事，以柔克剛。

不會坐視海的死亡

黃校長是不同的人，走進他的校長室，書桌上擺滿了書，背後整排書架，地上也疊著一堆堆的書。黃校長告訴我，他每天看各方面的書，包括文學性的小說。注意到我，就是因為喜歡我所有的小說及散文。然而，我後來發現，他為大眾寫的科普書《水之禪》，文筆及內容真是一流，已售罄，五南出版公司將重出這本書。黃煌輝是臺南將軍區農家子弟，個性豪邁，幽默，寬容，愛開玩笑，熱衷杯中物，浮一大白後可能興奮失言，但他又經常請客群聚，在企業界為成大募款成億的進來。他的專長不單是水利工程，更是非線性海洋波浪動力學，論文十多次在各國獲獎。沿岸從淡江大橋、彰濱工業區、六輕、台電電廠、核電電廠出口的海洋工程、離岸風力、高鐵根基下沉等，他都是重要參與者。

但他也曾在當年莫拉克風災造成嚴重水患，當著總統的面，語出驚人說：「只有水淹總統府，臺灣水患才有救！」

我當年在密西根研究的是固體力學，和黃校長的流體力學貌合神離，所以不曾與他在學術上做過深入交談。但是那沒關係，我們都對文學、藝術及史哲有興趣。每次去他辦公室聊天皆欲罷不能，直到杜小姐推門進來說外面訪客已經等一陣子了，才勉強不捨結束。

在他喉癌手術後不久(時任海洋委員會首任主委)，問我可否南下高雄市與他見面聊天？我知他行程排得密不透風，問他可以聊多久？他不好意思地說大約一個鐘頭。他很清楚我由新北南下要轉數道車，花上近四個鐘頭，回去新北再四個鐘頭，只是為了聊天一小時。但是他提得出，我就接得下，立刻答應。因為，因為我感覺到，他的身體狀況，見個面一小時也很珍貴。

我和黃校長是不同的人，他是臺南鄉下人，我是臺北市的外省人；他有宗教信仰，我是無神論者；他本土觀念深重，我寓大中國觀念（大中國是血緣與文化上的確認，不同於統派是政治上的歸屬）。我們是這樣的不同，見面次數這樣少，但是卻彼此相重相惜，相互賞識。然而，機會已不再，人生中錯過或慢拍的轉折常是多過適時的機緣。

我教近代歐洲文學課程，要學生讀吉龍內拉(José Gironella)的寓言小說〈海的死亡〉，那大片西班牙的海在某一夜間忽然神祕地變得僵硬，像岩石一樣，死去。死海不停擴大，快延伸到海灘了。然而，最後在碎浪外的礁石附近發現了一小片活著的海。那象徵什麼？

如果，有一片海洋在我們島鄰近的海域凝固僵硬，我想，辛勤的臺灣海洋工程師會奮力搏鬥，不會坐視它的死亡——死亡是結束，也是開始。流水及波浪帶給人們如此多的遐想。